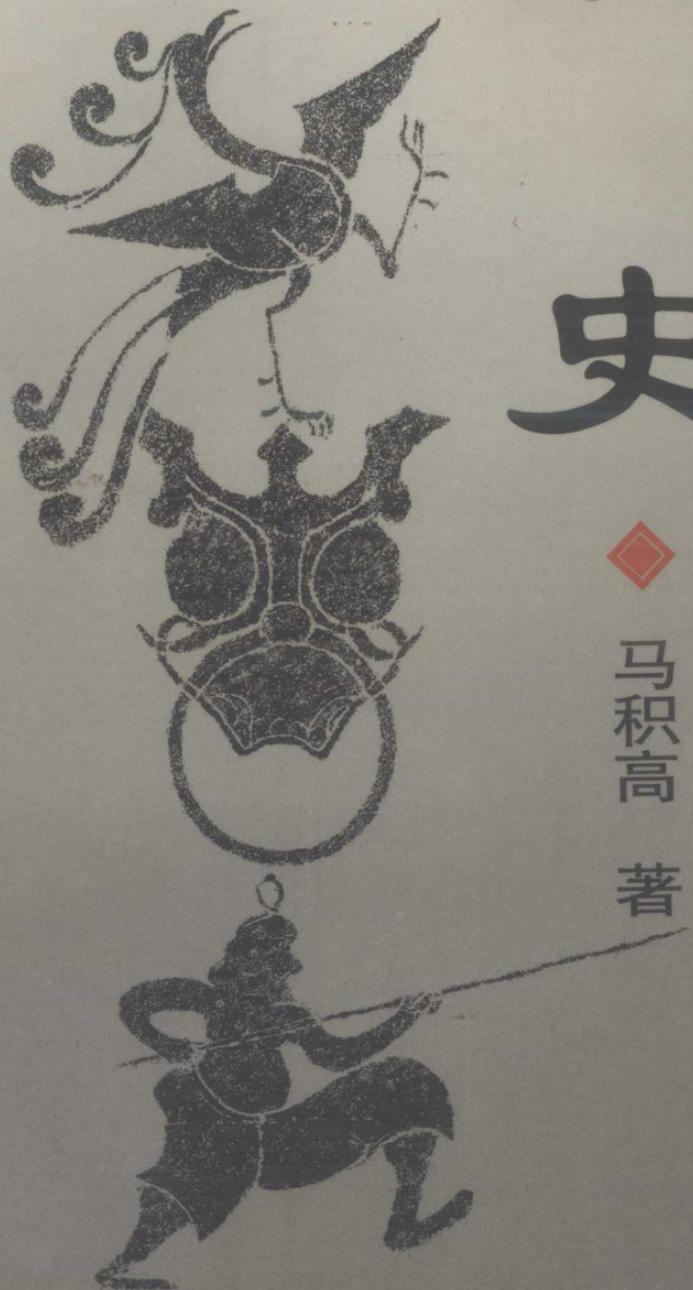


赋

史



马积高 著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赋

史

马积高著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赋 史

马积高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0.5 字数 470,000

1987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 — 8,000

ISBN 7-5325-2505-8

I · 1163 定价：32.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导 言

一、赋与赋的形成.....	(1)
二、赋的流变.....	(7)
三、赋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10)

第二章 先 秦 辞 赋

一、战国文化的历史特点.....	(15)
二、屈原和《离骚》等作.....	(20)
三、宋玉和《九辩》等作.....	(33)
四、《卜居》、《渔父》及《风赋》、《高唐》、《神女》等文赋	…(38)
五、荀况的《赋篇》.....	(48)

第三章 汉 赋 (上)

一、汉赋的特点及成因.....	(52)
二、汉初赋家贾谊.....	(57)
三、藩国君臣赋.....	(62)
(一)枚乘、庄忌	
(二)淮南君臣	
(三)《西京杂记》所载诸赋	
四、武、宣之世赋的兴盛	(70)

(一) 刘彻、董仲舒、司马迁、孔臧	
(二) 司马相如	
(三) 东方朔	
(四) 王褒	
五、元、成至新莽赋的演变(84)
(一) 刘向、刘歆、班婕妤	
(二) 扬雄	
(三) 息夫躬	
第四章 汉 赋 (下)	
六、东汉前期的赋(100)
(一) 班彪、崔篆、冯衍	
(二) 杜笃、班固、傅毅、崔骃等	
七、张衡和东汉中期 作家(117)
八、赵壹、蔡邕等汉末作家(125)
九、汉赋的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134)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赋(上)

一、汉末魏初文学的兴盛与赋的新发展(142)
(一) 称衡、王粲	
(二) 曹丕、曹植	
二、魏及西晋文风的变化与赋的繁 荣(157)
(一) 阮籍、仲长敖、王沈、鲁褒等	
(二) 向秀、张华、陆机、潘岳等	
三、东晋 赋(184)
(一) 郭璞、庾阐、孙绰	
(二) 苏彦、湛方生、何瑾	
(三) 陶渊明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赋(下)

四、晋宋之际文风的转变和宋代作家	(195)
(一)傅亮、谢晦	
(二)谢灵运、谢惠连、谢庄等	
(三)鲍照	
五、齐、梁、陈三代赋的发展	(210)
(一)沈约、谢朓等	
(二)江淹	
(三)萧纲、萧绎、张缵等	
(四)孔稚圭等齐、梁其他作家	
(五)沈炯和陈代作家	
六、庾信与北朝赋	(234)
(一)李谐、元顺、卢元明等	
(二)庾信	
(三)颜之推和其他周、齐、隋作家	
第七章 唐五代赋(上)	
一、唐赋的繁荣与概况	(252)
二、唐前期赋	(257)
(一)王绩、魏征	
(二)王勃、骆宾王、卢照邻、杨炯	
(三)徐彦伯、东方虬、陈子昂等	
三、作家辈出的开元、大历赋坛	(273)
(一)张说、苏颋、张九龄等	
(二)李华、萧颖士等	
(三)李白、杜甫、元结等	
(四)其他作家	
第八章 唐五代赋(下)	
四、贞元、元和前后赋的空前繁荣	(305)

(一) 韩愈、李翱等	
(二) 唐赋的杰出作家柳宗元	
(三) 刘禹锡、吕温	
(四) 其他作家	
五、晚唐五代赋的继续发展	(332)
(一) 杜牧、李商隐	
(二) 舒元舆、李德裕、卢肇、李庾	
(三) 皮日休、陆龟蒙、罗隐	
(四) 孙樵、刘蜕、司空图等	
六、唐代的律赋	(360)
(一) 唐代科举制与律赋的形成和体制	
(二) 开元、长庆间的律赋	
(三) 晚唐五代的律赋	
七、唐代的俗赋	(374)

第九章 宋元赋(上)

一、宋代的文风与宋元赋的特色	(381)
二、北宋初期作家	(386)
(一) 朱昂、梁周翰、宋白等	
(二) 路振、张咏、杨侃及“西昆体”作者	
(三) 王禹偁	
三、北宋中期作家	(399)
(一) 范仲淹、叶清臣	
(二) 宋祁、刘敞、司马光、王回等	
(三) 梅尧臣、欧阳修	
(四) 王安石、沈括、王令、蔡确	
(五) 狄遵度、崔伯易	
四、北宋后期作家	(423)
(一) 苏轼、苏辙、苏过	

- (二)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
- (三)米芾、邢居实、程俱等

第十章 宋元赋(下)

五、南北宋之际和南宋初期	(447)
(一)李纲、刘子翬、李清照、陈与义	
(二)晁公遡、王十朋等	
六、南宋中、晚期	(459)
(一)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	
(二)朱熹、薛季宣等	
(三)南宋中期的其他作家	
(四)刘克庄等南宋晚期作家	
七、金、元时期	(481)
(一)赵秉文、元好问等金和金元之际作家	
(二)刘因、赵孟頫等元代前期作家	
(三)朱德润、杨维桢等元代后期作家	

第十一章 明清赋(上)

一、明代前后期文学思想的变化与前期的赋	(504)
(一)刘基、宋濂、高启等明初作家	
(二)永乐至弘治间的作家	
二、明代后期赋的发展和变化	(518)
(一)李梦阳、王世贞等复古派	
(二)杨循吉、徐献忠、王守仁等	
(三)王廷陈、杨慎、汤显祖等	
(四)唐宋派、公安派和竟陵派	
三、明末清初赋的繁兴	(554)
(一)吴应箕、黄淳耀	
(二)陈子龙、夏完淳	

- (三)王夫之
- (四)黄宗羲
- (五)朱鹤龄、傅古衡
- (六)尤侗、李渔

第十二章 明清赋(下)

四、清康熙、嘉庆间的学风和赋的特点	(584)
五、古文家的作品	(588)
(一)施润章等顺、康之际作家	
(二)桐城派作家	
(三)张惠言等阳湖派作家	
六、骈文家的作品	(598)
(一)陈维崧、吴兆宜	
(二)胡天游、汪中、洪亮吉	
(三)彭兆荪、胡敬、董祐诚	
七、朱彝尊等其他作家的作品	(616)
八、道咸以后赋的衰落	(627)
(一)龚自珍、金应麟	
(二)王闿运	
(三)章炳麟	
后记	(641)
再版后记	(643)

第一章 导 言

一、赋与赋的形成

在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中，赋是一种最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体裁。然而赋究竟包括那些作品，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却缺乏确切的表述，比较有权威的说法有二：

- (1)“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
(2)“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

这两种说法都有其依据，前说可谓为探本之论(说详后)，后说则大体上概括了自汉至宋齐赋的内容和形式特色。但它们又各有缺陷：如用前说，则凡我国古代一切不能合乐的韵文乃至诗都得称赋，至少除诗、词、曲以外的一切韵文都得称赋，近代吴曾祺编选《涵芬楼古今文钞》，基本上是按照这种理解来确定其中“辞赋类”的取材范围的，只是他既把诔和有韵的祭文排除在外，又把不一定押韵的连珠收入其中，可谓自乱体例，这种把箴、铭之类的体裁也囊括到赋中的作法是不妥的，因为它既搅乱了赋的“源”(铭、箴的起源比赋早)，也搅乱了赋的“流”(后世箴、铭等基本上不与赋相混)。如用后说，则更漫无统纪。难道其他一些体裁的作品不可以有“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特点么？

然则究竟什么是赋呢？我认为应结合赋体的形成及与其相关的文体的比较来确定。

关于赋的起源，旧说纷纭，主要有四种：

(1) 谓原于诗的不歌而诵。《汉书·艺文志》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春秋之后，周道浸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按：据下引刘勰语，此当为刘向说)

(2) 谓出于诗的六义之一。左思《三都赋序》：“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先王采焉，以观土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按：见《国语·周语》)，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刘向明‘不歌而诵’，班固称‘古诗之流也’(按：出《两都赋序》)。至如郑庄之赋‘大隧’(按：见《左传》隐公元年)，士𫇭之赋‘狐裘’(按：见《左传》僖公五年)，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

(3) 谓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此清人章学诚说。他在《文史通义·诗教上》中已微露此意，至《校讎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中更明确指出：“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

(4) 谓本于纵横家言。此论与上举章学诚之说相近。清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径以《战国策》中的《淳于髡讽齐威王》、《楚

人以弋说顷襄王》、《庄辛说襄王》入“辞赋类”，即此意。近代则章太炎、刘师培均主此说。刘师培论此尤详，其《论文杂说》云：“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行人之术，流为纵横家。故《汉志》叙纵横家，引‘诵诗三百，不能专对’之文，以为大戒。诚以出使四方，必有当于诗教。……又以《左氏传》证之：有行人相仪而赋诗者；……有行人出聘而赋诗者；……有行人乞援而赋诗者；……有行人蒞盟而赋诗者；……有行人当宴会而赋诗者；……有答饯送而赋诗者；……是古诗每为行人所诵矣。盖采风侯邦，本行人之旧典（见《汉书·食货志》），故诗赋之根源，唯行人研寻最审（吴季札以行人观乐于鲁，亦其证也）。……《汉志》所载诗赋，首列屈原，而唐勒、宋玉次之。……其学皆源于古诗。（《汉志》言屈原作赋以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而《史记·屈原传》亦言《离骚》兼《国风》及《小雅》之长。）虽体格与三百篇渐异，然屈原数人皆长于辞令，有行人应对之才。（《史记·屈原传》云：“娴于辞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其确证也。）西汉诗赋，其见于《汉志》者，如陆贾、严助之流，并以辩论见称，受命出使。（《史记·陆贾传》：有口辨，复使南越。《汉书·严助传》：遣助以旨意谕瓯越。）是诗赋虽别为一略，不与纵横同科，而夷考作者之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职。又《班志》有言：“不歌而诵谓之赋。”案“登高能赋”之言，本于《毛诗传》（《鄘风·定之方中》），在“君子九能”之内，夫九能均不外乎作文，故总名曰德音。而“登高能赋”与“使能造命”相次，其为行人之诗赋无疑。……欲考诗赋之流别者，盍溯源于纵横家哉。”

以上四说，皆有所见。但刘勰主要就骚赋立论，姚鼐主要就文赋（《子虚》、《上林》之类）着眼，不免各持一端；刘师培企图把屈原、宋玉也牵合到所谓“行人之官”中去，以弥补姚鼐之说的缺

陷，反而把屈、宋赋的起源搞混乱了。章学诚说较全面，但主要是就汉赋立论，于骚赋之原，犹有未究。至于刘勰企图把诗六义之一的“赋”与“不歌而诵谓之赋”两种说法牵合在一起，尤为无谓。按：《周礼·大师》“教六诗：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郑玄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政教善恶”，然屈、宋赋多比兴，荀况赋多隐语，皆与此不合，知赋篇之“赋”，其取义固不在此。故比较四说，以《汉志》之论为长。赋篇之“赋”，应是由“不歌而诵谓之赋”的“赋”转变而来，但所谓“登高能赋”，还是指能诵诗。据《左传》所引列国大夫聘问往来的诵诗来看，所诵并非已作，且此“赋”字尚是动词而非专有名词。由“诵诗”称“赋诗”，进而将不用于歌或不能歌的诗和韵文称为“赋”，是战国后期的事。宋玉有《风赋》等，荀子有《赋篇》、《韩非子·外储说》中有“先王之赋颂钟鼎之铭”语，即说明当时赋已作为一种体裁的名称了。这是战国时期社会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礼坏乐崩”的结果，同时也受到了当时散文发展的影响。具体地说，赋的形成有下列三种不同的途径：

(1) 由楚歌演变而来。

这类即后人所谓骚体赋、骚赋，又与楚歌合称“辞”或“楚辞”。

楚声歌辞，是一种用楚民歌体写的诗。相传屈原所作的《九歌》，即系巫的歌舞娱神之辞，可见它是合乐的。但屈原作《离骚》、《九章》，就没有根据说是合乐之辞了。所以汉人虽或称屈原之作（包括《九歌》）及汉人的拟作为“楚辞”，如《汉书·王褒传》：“宣帝时……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又刘向曾编集《楚辞》，为今传王逸《楚辞章句》所本；或径称为“辞”，刘彻《秋风辞》即楚歌；然亦“辞赋”连称，如《汉书·司马相如传》：“景帝不好辞赋”；又单称“赋”，如贾谊吊屈之作为骚体而称为“赋”，司马

迁称屈原“乃作《怀沙》(《九章》之一篇)之赋”，《汉志·诗赋略》列“屈原赋二十五篇”，《汉书·贾谊传》言“屈原……作《离骚赋》。”足证汉人认定屈原之作为赋。别骚于赋，盖始于梁萧统的《昭明文选》(刘勰《文心雕龙》虽有《辨骚》、《诠赋》两篇，然《辨骚》为正原之论，似尚未以骚赋为二)。但《文选》分类琐细，本不足据。清程廷祚作《骚赋论》，极言诗、骚、赋的区别，他认为：“诗之体大而该，其用博而能通，是以兼六义而被管弦，骚则长于言幽怨之情，而不可以登清庙。赋能体万物之情状，而比兴之义缺焉。”其说似言之成理，实则概念很紊乱。他不知道骚的基本艺术特征同《诗经》中的诗并无区别，它们之间在形式上的差异，除语言、结构等不同外，主要在于骚是不歌而诵的。骚之称赋，其理由即在于此；赋之得名，亦在于此；而与诗六义之一的“赋”无涉。刘勰虽在这一点上弄不清楚，但他说赋“拓宇于楚辞”，却是完全正确的。程廷祚把骚、赋分而为二，这就把骚体赋的源与流都搅乱了。因为在宋玉赋中，骚体赋已有与文赋体合流的现象，后来这种情况就更多了。

(2)由诸子问答体和游士的说辞演变而来。

此类前人未有定称，我认为应称为文赋。相传为屈原之作的《卜居》、《渔父》和宋玉的《风赋》，以及汉代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等都属此类。

这类赋，章太炎、刘师培等都认为是“本于纵横”。实际不只受纵横家言的影响，与孟轲、庄周等诸子中的问答体也一脉相承。章学诚谓枚乘《七发》仿于“孟子问齐宣王之大欲”(《文史通义·诗教上》)，孙德谦又说其为“《孟子·说大人章》的滥觞”(《六朝丽指》)，都已窥见到了这一点。章氏谓古赋家者流“出入战国诸子，”如仅就文赋一体言，尤属真知灼见。但若谓文赋仅从诸子问答体和游士说辞演变而来，甚至象姚鼐那样把某些纵横家

言看作赋，那也是欠精确的。文赋的兴起，同时也受到诗的不歌而诵的影响，就是说，它把诗那种可以朗诵的特点移到文中去了。所以，文赋不但一般为问答体，有铺张的描述，而且有韵。它是诸子问答体和游士说辞的艺术化。

(3)由《诗》三百篇演变而来。

此类前人亦无定称，我认为可称为诗体赋。诗除了合乐，可用于歌唱外，还用于朗诵，本来很早。《左传》隐公元年所载郑庄公的赋“大隧”，即是较早的一篇。同书所载《鼎铭》、《虞箴》之类，也可认为是一种诵诗。但这些当时都还未称赋。用三百篇中的诗体作赋始于屈原的《天问》。荀况《赋篇》中的《诡诗》、《楚申君赋》也是诗体赋，至于他的《礼》、《智》、《云》、《蚕》、《箴》等赋，则在隐语诗之后还加韵语问答，已是变体，它是后来说唱体的胚胎。其《成相辞》则又为杂言体唱辞，《汉志》虽视为赋，实与不歌而诵者殊科。至汉代扬雄的《酒赋》、《逐贫赋》，衍《诡诗》之绪，此体才得发展；而荀况五赋之体，后世却反而较少嗣响。

赋的形成既已弄清，现在便可进而概括它的体裁特点了。我认为，大致可以这样说，赋是一种不歌而诵的文体，它既不包括具有某种特定社会作用的不歌的诗体如箴、铭、颂等，也不包括具有某种特殊的社会作用的韵文如诔、祭文(有韵者)等(但吊文多是赋)，更不包括后起的五七言诗。

但是，由于赋的题材和社会作用是比较广泛的，它的体制也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体互相影响，因而它同箴、铭、颂、诔、祭文乃至四、五、七言诗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扬雄的《酒赋》亦称《酒箴》，是赋与箴有时相混；马融的《广成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谓“纯为今赋之体”，是赋与颂有时亦相混；相传为邹阳作的《几赋》是以四言为主的短章，宋陈尧佐《几铭》亦然，是赋与铭亦

相似；贾谊《吊屈原赋》、刘彻《悼李夫人赋》，姚鼐均选入《古文辞类纂》“哀祭类”，是赋与祭文亦相混；沈约的《愍衰草》，《沈休文集》既收入赋类，又收入《八咏诗》中，李白的《鸣皋歌》，《李太白集》编入诗，而朱熹《楚辞集注》采之，是赋与诗亦难分。但这种纠缠不清的作品并不多，我认为，从一般情况来看，自汉乐府歌辞及五、七言诗体产生后，不仅文赋与诗的界划分明，骚赋与诗体赋也已基本上独立成体，与诗划境。至其区别，则除了赋为不歌而诵外，还以铺叙、描写较多为其特色。东汉刘熙在《释名·释书契》中说：“敷布其义谓之赋”，晋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清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这些看法尽管立言的角度不同，但都基本上把诗、赋划境后各自的特点说出来了。只是在某些短小的抒情赋中，这种特点远不如长篇赋（特别是文赋）那么鲜明罢了。

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或标为文（如陆机《吊魏武帝文》），或标为“移文”（如孔稚圭《北山移文》），或标为“传”（如阮籍《大人先生传》），或标为“论”（如鲁褒《钱神论》），或标为“七”（如枚乘《七发》），或以意命篇（如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典引》、王褒《僮约》之类），以其为韵文，并具有汉以后的赋多铺张描述的特点，我认为，也应该算作赋或赋体文。陶绍曾曰：“《说文》氏部引（扬）雄赋‘响着氏隈’，盖《解嘲》古亦谓之赋也。”（《文心雕龙·范注引》）可见前人早就这样看了。

二、赋的流变

在谈到赋的起源时，我们已指出它基本上分为三类，这三类赋的体制在后世都有一些变化，以后各章将具体说明，这里先述

其大略。

骚体赋本身的变化较少，只是后世有的骚赋间或插入无“兮”字的散文句或整齐的对偶句、排比句。另外，魏晋以后有的骚赋篇幅很短，类似《九歌》，甚至比《九歌》更短。

诗体赋的变化也较少，大部分仍是以四言作基本句式，惟班固《竹扇赋》为七言，齐梁后更出现了一种以五、七言诗句为主体的小赋，这是由于当时五言诗盛行，七言诗也已兴起的影响。

变化最大的是文赋。它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赋体作为它的标志：

(1) 骚辞大赋：这种赋体兴起并盛行于两汉。以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扬雄的《羽猎》、《河东》，班固的《两都》、张衡的《二京》为其代表。其特点是大都以问答为骨架，铺陈名物、排比词藻，好用古文奇字和双声叠韵词，凡铺排处多用整齐对称的韵语，叙述和提顿处则多用散文句。这种赋后世还有，但词采的富赡和气魄的宏伟皆不能及。前人每以这种赋作为赋的典范，所以章太炎说：“小学亡而赋不作”(《国故论衡·辨诗》)，其实这种赋的结构比较简单，描写也比较粗犷，虽有其历史价值，艺术水准是不太高的。

(2) 骈赋或俳赋：这种赋孕育于汉，而大盛于魏晋南北朝。其特点为句式比较整齐，多对称、俳偶，并且渐变为以四、六字句为主。词采亦多华美，然已少铺陈名物、堆垛难字的现象，而颇注意于情景的描述。这种赋的语言特色与骚辞大赋的铺排不无关系，但更多地受到四言诗和骚赋的影响，又与同时孕育和形成的骈体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赋史上，骈赋的出现，同骚辞大赋相比，是一个进步。

(3) 律赋：律赋是在骈赋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五、七言律诗是在五、七言古诗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样。因此，自宋姚铉《唐